

尘

世

间

「幻化」第一部

张俊彪 ● 著

■ 动荡的社会、变迁的历史，演绎出了丰富的人生。三个农村孩子，本世纪初接受了革命思想，投身人民战争，历尽艰辛，创立了共和国，成了省委书记，又伴随着共和国走到了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纷繁的人物和事件交织出一个世纪的民族的史诗。

I 24
1166-C₁

「幻化」第一部

张俊彪 ● 著



尘
世
间



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化(三部曲)/张俊彪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1
ISBN 7-02-003052-1

I. 幻… II. 张… III. 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中国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国 ③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中国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796 号

责任编辑:葛志超 刘海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449千字 开本889×1194毫米1/32 印张62.125 插页7

199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1月广东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共三册)定价90.00元



张俊逸

B0119101

尘

世

间



「幻化」三部曲

第 1 卷

战争 既毁灭也孕育



第 一 章

天还不到黑的时候，但浓云密布，飞沙扬尘，一片昏天黑地。铅灰色的云层渐渐压下来，几乎贴住了黄河的水面。空气沉闷，似乎大地也喘不过气儿了。隐隐约约的滚滚沉雷在远山的后方，仿佛一架牛车碾压着山岭沟壑，由远而近。

黄河低咽着，喘息着。排浪冲击着两岸，涛声如泣如诉……

也许，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初夏的第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了。

这大西北的荒山秃岭，连同这黄河岸边的滨河市，等待着这场彻底清洗。

而且，已经等了很久，或许是十几年吧！

霍士斌踩着河滩里的卵石，漫无目标地走着。他的背有点儿佝偻，步履有点儿蹒跚，神情有点儿恍惚。高大的身架上，破旧的布衣在风中显得格外肥大，像扯在桅杆上的破帆。他伫立在河边，目光凝视着河面上那座横跨两岸的大铁桥。一起一伏的河水，浸湿了他的布鞋。

一个光屁股的男孩子，黑不溜秋的，手里抓着石头，瞪圆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男孩儿怯生生的，不敢用石头去击水。

霍士斌的这副长相是小孩儿不能不望而生畏的：方脸，阔额，虎眉，豹眼，狮子鼻，张开的方口里，有一对特别显眼的虎牙。相面先生将这种面相的人称为“将材”，有勇退三军

的威风。可此刻，他的两道目光已经有些混浊，目光里有坚毅、威严，也有忧愁、疑虑，更有一种潦倒的寂寞、苦痛和伤感。疾风横扫着他满头稀疏变软的白发。他将目光由远处的铁桥上，移到了脚前的水面，心音像那不平的涛声一样激荡着……

“整整折腾了十几年，污水泼了我一身，尿盆子扣了我满头，我就是跳进这黄河，恐怕也难洗净了……”

黄河咆哮，激浪翻涌，发出阵阵沉闷的轰响。他面对浪涛滚滚的黄河水，心里倒海翻江，思绪翻腾，无法平静。

“哦——，过去的十几年，已经结束了，像流水一般一去不再复返了。新的都将从头开始啦。好哇，我们大家都该有一个新的起点。可现在，现在我该怎么办？”

风卷着乌云，遮住了两岸的群山。

他想起刚从邮电局寄出的他的申诉材料。他是直接写给党中央的。申诉，十多年从未停止。这是第多少次申诉？他已记不清了。他只记得他一次次地寄材料，一次次地点燃人生的希望之火，向共产党陈述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却都石沉大海了。这次怎么样？这次又会有什么结果呢？他多么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他的最后一次申诉将讨回生命中不可缺失的正义与信念，让理想与精神的光照成为人生途中举在前头的一枝火炬。

云层贴住了河面。水感到了压抑。浪涛抽搐着，波涌颤抖着，水声呜咽着……

黄河的哭泣声搅得他心烦，他想到他的案子的复杂性。他越是希望看到头顶是一片晴朗的蓝天，耳边越是响起沉重的雷声和黄河的哀鸣。

“行吗？新的……党中央。”

他浑身一阵抖动，白发蓬乱，像风中的茅草。

“唉——，我的案，是铁案。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可是，给我亲笔定性的人是中央领导。不仅我一个，还有许多无辜遭受牵连的，跟我有一样的命运，做了十几年的阶下囚……不论怎么说，如今事过境迁，应该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还我做人的一个清白，也还那许多无辜者一个公道。”

他的心头有电一般的光闪，但更浓重的是翻腾着的阴云。他意识到仍然不能过于乐观，他清楚当年参加审理他的案件的那些人，如今依旧高高在上。十多年里，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一直是官运亨通，至今还是红得发紫，就像太阳底下的几朵鸡冠花。

“时代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人。社会缺少了任何一方，就不成其为社会；没有对峙双方之间的‘相反相成’、对立与统一、矛盾与斗争，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看来，这是真理，无疑是真理……”

上苍既然降生了人，必然赋予了每一个人各自的使命，或好或坏，是善是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宏大的运行不息的生命链环。

“咕咚！”石子投进河水里，发出一声响。

霍士斌一惊，从深沉的思索中醒了过来。

想投石子的小孩儿，禁不住河水的诱惑，不再怕他了。

这是谁家的小孩儿，怎么一个人跑到河边来了，而且暴风雨即将来临，孩子身边却没有大人。看来，人世间粗心的父母真不少。

“小家伙，你是谁家的？”

“说给你，你也不知道。看，就是那家……”

离岸边不远有一片房屋，火柴盒似的挤成一堆。他从小

孩所指的方向怎么也看不出哪个“火柴盒”是孩子的家。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漂花花，用石片。”

“天要下雨了，赶快回家吧。”

“不。我还要漂。”

孩子不会用石片打水漂，简直是朝河水里没完没了地扔石子。水容纳了他扔进去的一切石子。

霍士斌望着脸上被泥巴弄得花里胡哨的小孩儿，被他撅着光屁股扔石头的顽皮样儿惹笑了。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些在故乡的小河边顽皮淘气的童年岁月。

他热爱生活。尽管生活对他十分冷酷，但他对生活总是充满着信心。不然，那坎坷的艰难生活途程，他又怎么会走到今天呢？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富贵不淫贫贱乐，
男儿到此是英雄。

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背熟了这首诗，而且他十分喜爱诗内蕴涵的那种高洁的心态和意境。如今却难以悟出其中真境了。然而，眼前的小孩却令他有一次意外的童心萌动的天赐良机。

“小家伙，我帮你漂个花花，你就回家好吗？”

“好的。”

他选中一个薄薄的石片，在已经老皱的大手中掂了掂分量，又举到眼前看了看，腰一弯，右胳膊猛一甩，石片便从空

中跳跃着旋浮在水面上，接连打了七八个浮漂，在接近主流的一片浪涛中淹没了。孩子看得目瞪口呆，高兴得拍着巴掌直叫好。

霍士斌又漂出第二个石片。只一眨眼的工夫，那块浮漂得飞一般快捷的小石片，仿佛附着了生命的小精灵，也沉没在波涌旋卷的水流里不见了。

“再漂，再漂……”

霍士斌十多年没有听到任何人的喝彩声了，此刻有一个小观众为他这位生活和游戏的老手连声助威，他受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激励，兴奋得忘记了一切，弯身如一只老猫在捕鼠，眯缝着一对散光的老眼，在选择第三块石片。可是，没等他选好石片，孩子却突然转身跑开了。

岸边那片灰色的拥挤挤挤歪歪斜斜聚合一体的“火柴盒”里，传来一声又一声妇女扯着嗓门呼唤孩子的叫声。

霍士斌和孩子在一起时心情挺好，甚至像个孩童一般顽皮地用石片去打浮漂凑趣。突然，孩子去了，丢下他如老朽的孤鬼一个，他仿佛失去了惟一的观众，心情又像阴沉的天空一样坏透了。

他又回到了现实世界里，再次踟蹰着，不知由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岸边有几棵古柳，足有几围粗。树身上疤痕累累，疙里疙瘩，有几处失落了灰黑的厚皮，里面的木质不知何年何月被虫蛀空了，黑洞洞钻得进去人。树干潜微无声地渗沁着粘黄的水汁，一直流落到暴出地面的根部，然后又无声无息地隐入泥土深处，仿佛是苦涩的老泪。树冠依然又高又大，弯曲得十分厉害。枝丫伸向云层的地方有鹊巢，却不见喜鹊，也许早已变成弃巢。不知是风太猛，还是云太沉，树梢总是倒向一边，被

压得几乎贴住地面，连树身也在剧烈地摇晃着，抖动着，抽搐着，好像就要断裂轰然倒地了。

他仰起头，皱着花白的眉毛，久久地凝望着—棵古柳。他的双眉渐渐拧在一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替古柳担着几分忧愁。

忽然，他感觉自己很像这古柳，饱经风雨侵袭，浑身留下斑驳伤痕。

“没什么。别担心。即便天会裂，地会陷，你也会依然挺立在天地之间的。”

天空打了一个闪。电光雪亮，照亮了河岸上的树木，河面上的浪涛。整个滨河市全被映在刺目的电光之中了。

霍士斌走到—棵古老的槐树下，又站住了。他一只老皱的大手扶在粗裂硬厚的树皮上，对着古槐禁不住出声了。

“多少年了，你不是撑过来了吗？站立在大地上，无力补苍天，那么，如果天要塌下来，你就得先撑啊！谁让你长得如此高大呢！”

这是一株九死—生的老槐树。槐树的顶不知什么时候被雷击掉了，就连树身也被雷击震得裂开了，像用巨斧劈开似的。顶部有皮的部位连挂着几根残枝，长出了新的叶芽。就靠了那么一点儿局部的绿，显示出这是一棵生命顽强的古老的槐树。它还活着，没有死灭。

雷击的全是古老衰枯的树木。惟其古老衰枯，雷公才不肯放过。活得太长久，失却生命的鲜活生机，上苍都不肯容它了。大概这就是自然的宇宙法则。

可它还顽强地向天地宣示着它的生命，仅用那枯枝梢头的一点嫩绿。它还活着。它终归要死，却不死在雷电之下。正因为雷电将它击劈成这个样子，人们才认识了它继续存在的价

值，视它为古迹珍宝，并给它钉上了一个醒目的铁牌：“保留文物，人人有责！”

他的头脑里猛地又闪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的命运和这棵被雷差点儿击死的老槐树不是十分相像么？生命可贵，却不尽然。有时候一个人活着，往往被一些人视为多余，就像这棵老槐树一样，雷公也想毁灭它。只有当它被雷电无情地击中烧焦，变成一个孤零零死沉沉的秃木桩，仅留下一线苟延残喘的生息时，人们似乎才认识了它，懂得它生存的价值，从此倍加小心地珍重它，呵护它，善待它。

“既如此，为何不在当初呢？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赞颂，对于一个死者，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人们为何不在死者生前，将这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他呢？”

霍士斌的胸膛上也挂着一个沉重的“保护”牌，上面写着一行骇人的黑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霍士斌。白地黑字，铁案如山，多像这棵长在黄河岸边的老槐树啊！

“老槐树有老槐树的价值。我的申诉不光为自己，我要坚持到最后。”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竟然来到了铁桥上。这座铁桥，是黄河上最早的一座铁桥，距今已有数百年了。车流，人流，日夜川流不息，它不摇，亦不晃。它是英国人帮助建造的一座古桥，完全是由钢铁建造而成的，具有钢铁的骨架，钢铁的筋脉，钢铁的风格和气节。

钢铁大桥的中间，一个黑肌肤的长发瘦脸青年人，举起双手在疾风中连连挥动着，不知他在狂喊着什么。风声，涛声，淹没了他的呐喊。他只穿了一件血红的游泳裤衩，筋骨暴突着，仿佛木雕一样生硬而真切。他那护住生命之根的那一抹鲜艳红色像一团火焰在压低的阴云前跳跃着，让人想起年轻的生命力

炽烈如火。

忽然，他一跃身就从铁桥上跳了下去。一朵浪花飞溅开来，足有一丈多高。离开浪花几米外，一颗黑色的脑袋浮出了水面。那条红色裤衩，一隐一现，随波逐流，顺水而去。

那点亮红渐渐地远去了。浪山波谷间，隐约可见的是一点红色在波涛间时沉时浮，已看不清人的形影了。

沉浮；浮沉……

霍士斌的脑海里也有一条长河在流过。在那条波涛汹涌的河流里，不只他一个人，而是他所熟悉的许多人，都在潮涌浪翻中时起时落，浮沉不定。不过，每个人由于性格与阅历的迥异，幻化出命运沉浮的节奏和时空却大不相同。

他手扶住冰凉的钢铁桥栏，凝视着黄河水面，一阵阵的晕眩伴着水雾凉气冲扑上来，惬意而寒凉。

激流中夹裹着不少漂浮物，这些沉下去，那些浮起来。透过这种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现象，他感知似乎又有一定的规律在其中。

他试图捕捉这种人世沧海中沉沉浮浮的规律。头上炸开来一个沉闷的巨雷。接着便是一道闪电，雪亮的光鞭如火树银花呈现在整个乌黑的云空，把大河上下照得刺人眼目。雨点如冰雹般响亮地落下来，沉重清晰地砸在大地的胸脯上，湿出一个个鸡蛋大的水印儿，冲激起地面上一股股的尘埃，于是黄泥的腥味儿便充满在空气里。顷刻，铁桥上最先汪起了一层水，仿佛一道横贯黄河之上的河流。

他感到一种少有的痛快淋漓，却丝毫未觉察自己浑身流水如注，早已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爸爸！爸爸！快回家吧！”

女儿霍婵娟找来了。她双手使着劲，在风雨中将一柄雨

伞撑起在父亲的头顶，依偎住他，从铁桥上走下来。

他像从一场迷梦中走失后重又寻觅回来。

“哈！这场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霍婊娟觉得父亲的神情有点儿怪，她望着父亲被雨水冲洗过的那张老脸，眨着一对动人的眼睛。

“爸呀，别想啦！走好，小心跌跤！”

他接连打着趔趄，却并不迟疑，毫不在乎地迈着将军特有的豪爽步伐，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之情。

这种情绪在他是从未见过的，很令女儿替他担心。伞在他的头顶歪斜飘摇，一圈儿流水如注，落在他那宽厚的前胸或后背，又从他那贴在肉体上的布衣流下来，汇入淹没了路面的白色水流。满目白水茫茫，水泡儿破了又新生，如遍地开灭不绝的花朵。

“好，好啊！老天爷有眼，刚入夏，就有这么好的一场暴雨，真是太好啦！”

“爸爸……”

“洗吧，洗吧……给我洗个澡，给滨河市洗个澡，给黄土高原洗个澡吧！”

“爸爸，你……”

他从女儿的眼神中，看出了女儿的忧虑。

“婊娟，爸爸不会出事的。十多年的苦难都硬撑着熬过来了，难道现在我会发疯去死吗？！”

雷电交加。

暴雨倾盆。

第 二 章

暴风雨闹了一夜，黄河陡涨，滨河市白茫茫一片汪洋。

街道被洪水切成碎块。半人深的积水里，熄火的汽车横七竖八，还有拉货的拖拉机。疾风刮断的树枝浸泡在水里，探出颤栗着的绿色叶片。

许多机关的大楼里，电话机起劲地叫着，却一个值班的人也没有。人们无法涉过深水走进办公室。

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排水的人群。

这是一场好风，好雨。它将滨河市洗涤得面貌一新。太阳升起在城市的上空，南山和北山飘荡着白色的雾气，遥远的山线上浮荡着灰蒙蒙的雾霭，天线呈银灰色。

半月后的一天，霍士斌在黄河岸边散步，意外地碰见了宋毅。她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宋伟的女儿，高中毕业后下乡两年，回城待业一年，前不久安排在省委办公厅做打字员。她二十一岁，浑身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活力和美色，令人看一眼就很难忘却。

“霍伯伯，你近来好吗？”

“还好。你呢？”

“挺好。霍伯伯，我有话对你说。”

“说吧，我在听。”

“朝那边走走，好吗？”

“为什么？跟霍伯伯站在这儿说话，你怕？”

“不，不是的。这话挺机密。”

“哪一方面的机密？该不该泄露给我呢？”

“是关于你的机密。”

“我？一个‘死老虎’，还能有机密？”

“霍伯伯，是真的。”

霍士斌看着宋毅长大，了解她的为人，喜欢她的性格，深知从她嘴里不会有半句假话的。他和她一起来到那棵被雷击掉树冠、挂着“古树”牌的老槐树下，站住了。

“霍伯伯，我担心你的心脏……”

“你把我叫到这儿，难道就为这句话？”

“不。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什么消息？”

“对你来说，就像一颗原子弹！”

“有那么强大的冲击力么？”

“恐怕还要大。霍伯伯，你的心脏……”

霍士斌望着有点几天真的宋毅，露出两只虎牙，无声地笑了。

“你真是个傻姑娘！你不用替我的心脏病担心。我无所求，因而也就无所失。十多年的生活教会我对人世间的一切都能坦然大度处之。再好的消息，再坏的消息，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我的经历你是知道的，那么，你就放心地说吧。”

她望着满头白发的霍士斌，信任地点了点头，眼神里闪烁着一种钦敬的波光。

“霍伯伯，听我爸说，你写给中央的那份申诉材料，已经被中央领导批转下来了。中央决定受理你的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共同负责审理，抽七名党性原则强的同志，组成专案组。专案组今天下午宣布成立，组长是马从戎，副组长是苏